



一根刺

陈 然 / 著

微观的生活截面，个体的存在寓言，充满深刻的洞察力。叙述风格亦庄亦谐，充满了夸张、反讽等喜剧性元素。

 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一根刺

陈
然／著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根刺 / 陈然著 .—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3

(中国书籍文学馆·小说林)

ISBN 978-7-5068-3957-0

I . ①—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5306 号

一根刺

陈 然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特约编辑 陈 武

责任编辑 卢安然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81 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57-0

定 价 32.00 元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，就好

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几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

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点——它可能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目
录

一根刺

001 ◀

谁说我窝囊

015 ◀

电动车

034 ◀

我爱你钢厂

047 ◀

考试记

080 ◀

李甲忏悔录

098 ◀

诗人柒布的故事

123 ◀

目
录

某年代的一次事件

► 140

敌 人

► 157

别 问

► 187

非事件

► 203

一支录音笔

► 214

原 罪

► 228

牺 牲

► 240

一根刺

吃午饭时，他不小心把一根鱼刺弄丢了。

这条鄱阳湖里的鱼，俗称翘嘴白。这种鱼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。就是刺多了一些。报纸和电视里都说，吃鱼益智，他心想，幸亏自己小时候吃了不少的鱼，才不至于显得太笨，呵呵。不然，在这样的时代面前，人就要更加自卑了。鱼吃多了，就发现，鱼刺和鱼的味道之间似乎有某种隐秘的联系。比如刺多或刺少的鱼，味道都比较好。而刺不多不少的鱼，味道也平庸。头大或头小的鱼，味道也比身材过于匀称的鱼好吃。按照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，有一种大头鱼在这个城市里很流行，莫非许多人都怀疑自己智力不够？看到别人在抢着买大头鱼，他不由得暗暗发笑。这翘嘴白就属于脑袋小的一类。只是刺还多。而且嘴阔，鳍长，面相凶猛。有点像海鱼。湖里的鱼长得像海里的鱼，就是异类。没想到，鱼里面也有异类。这湖里还有一种鱼，样子跟翘嘴白类似，但皮肤华丽，更像海鱼，名气很大。他老家就盛产这种鱼。据说有一年，国家领导人路过小城，特意点了一尾该鱼，它也算是受到了召见。那天下午，他下班路过菜市场，看到门口有卖鱼的渔民，竟然惊喜地发现了翘

嘴白，一下子动了思乡之情，就买了两条。

老婆把鱼烧好端上桌。他胃口大开。他跟她讲小时候吃鱼的事情。那时，他差点因为钓鱼没去读书，是祖父操一根瘦竹棍把他赶到学校去的。祖父是一个捕鱼也是吃鱼的好手。他吃过了的鱼，鱼刺被摆放在桌上，完整生动，只是被抽象了一下。一般的小鱼，祖父是从不吐刺的。祖父上半年去世了，他会经常想起祖父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。尤其在吃鱼时，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也在摆鱼刺了。也在试着把整条小鱼连刺吞下去。但这翘嘴白的刺，是既无法摆成鱼形，也无法吞下去的。它们绵软，细密，绣花针似的。好像翘嘴白那如锦似缎的身子，就是它们一针针绣出来的。他只好把它们一根根地放到小碟子里去。真委屈它们了。有一根刺，轻若游丝，仿佛被风一吹，掉在桌子上。老婆正说着什么，转移了他的注意力，等他回过头想把那根鱼刺捡起来时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他说，咦，明明在这里，怎么不见了？

老婆问，什么东西？

他说，一根刺。

他侧着脑袋，朝桌面打量。桌子很结实，很沉。当初买的时候，专卖店宣传的是实木材料。看上去那么扎实，也像。他们便买了这个牌子的全套：餐桌，座椅，沙发，茶几，床和柜。一万多块钱。一把椅子就花了几百多。有一天他们掀开床板放换季节的东西，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。后来床板受了潮，一只角竟然卷了起来，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。原来也是胶板做的，并不是所吹嘘的原木。这使得他觉得屋子里的甲醛含量一下子高了起来。他赶忙去买了吊兰、仙人球和芦荟之类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觉得咽喉和胸部也难受起来。的确，装修和家具污染的事情，电视和报纸上时有报道。那完全是看不见的杀手。即使是冬天，他也不敢把窗子全部关上。自从知道了这些家具是“伪劣”产品，他对它们就不愿那么爱惜了，恨不得快点把它们用坏，好重新去买。偏偏这胶板似乎

比木料还扎实，看来他要达到目的还需等很长一段时间。桌子中间是一块大玻璃，周围镶着金属。一不小心就会有食品残渣掉进去。老婆经常埋怨这个地方没设计好。他抽了根牙签，在那缝隙里掏，并没掏到那根刺，只掏出了半瓣瓜子壳，一点糊状物，还有一根短短的头发丝。他又检查自己的衣服和脚底，站起来把衣服抖了抖，把鞋子脱下来看，还是没找到它。

它到底哪里去了呢？他着急起来，蹲在地上继续寻找。虽然是一根鱼刺，虽然它看起来那么柔软，可万一要扎到身体的什么地方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小时候，他听母亲讲过，有个人不小心把鱼刺掉进了摇篮里，后来孩子不停地哭，想了种种办法也不能让他停下来，大人急得恨不得狠狠打他几巴掌或把他扔出去。后来才发现是一根鱼刺扎进小孩的肉里了。从此他对小而尖的东西都很小心。还有一次，母亲说，一个小孩子在医生给他打针的时候又哭又闹，结果针头断在屁股里，吓得他以后让医生打针时一动不动，成年了亦是如此。而且还把这个故事传给了下一代。

鱼刺跟针当然不一样，但再怎么柔软，也是尖利的。或许，它的柔软会为它的入侵创造更多的机会。针扎了你一下，你马上有反应，也很容易把它找出来，即使它扎进了你的肌肉里。可鱼刺更有隐蔽性，更不知不觉，说不定，它进入了你身体，在里面移动或游荡而你毫不知情。什么时候游进你的致命部位（比如血管或心脏）完全由它说了算。想一想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这跟小鸟飞进了机舱是一样的道理。鱼刺卡死人的事情不是没有过。市电视台的都市现场节目就播出过这样的新闻，一个人被鱼刺卡了，送到医院，已经大出血了。等医生开刀把鱼刺取出来，人也跟着断了气。听说有的人吞进了鱼刺，要到几天后才发现。那一般是比较柔韧的刺。像弓一样弯曲着。但也更危险。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一跃而起呢。大概是受了电视的影响，有时候老婆不小心被鱼刺卡了，便马上眼泪汪汪地望着他，眼神很复杂，他不禁也慌乱起来，

虽然表面强装镇定。所以每次吃鱼时，他都告诫家人不要说话，万一被鱼刺卡了喉咙，便赶紧灌醋，灌醋。今天不知怎么的，还是说话了，结果一走神，鱼刺没卡喉咙，却从饭桌上不翼而飞了。本来，抓住它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这比一个病毒木马什么的混进了电脑操作系统还麻烦。他无意中点了一下什么，鼠标马上失灵了，或屏幕上漆黑一片。

当然，他的思想也有斗争。人就是这样，每个人体内至少有两个我。他们互相监督，暗暗较劲。如果一个人体内只有一个我，那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要么刚愎自用，要么死心塌地。现在，他体内的另一个我就试图否认那根鱼刺会带来什么伤害，指责这一个我杞人忧天发神经。这一个我当然不肯服输，他到桌上的碟子里拿了一根鱼刺，往手上一扎，大概也没用多大力，指尖马上渗出了血珠，一缕麻辣的感觉顺着指尖往上爬。这一个我就对另一个我说，看到了吧，会出血的吧，如果它扎中的是要害部位，那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

看到指尖出了血，他才悚然惊醒。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。看看，这刺对人是威胁的。他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（不知道是否也可称为血淋淋的事实）。

他在手指上贴了个创可贴。他背着老婆，没让她看到。不然她又要唠叨，问他要不要去打破抗。因为她不唠叨，他就要唠叨。有一次，他不小心弄伤了手指，在为要不要打破抗这件事上纠结了好久。打还是不打，这是个问题。在医院里打还是小诊所打，也是个问题。他怕打针，更怕破伤风。可如果那个破抗疫苗本身就有问题呢？这样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，那他岂不是引狼入室？直到第二天，眼看二十四小时快过了，他才冒着被什么击中的危险似的朝楼下的小诊所奔去（医院里程序太复杂，恐怕来不及了）。

地板有反光。他们在房间里装的是复合板，客厅里装的是瓷砖。装好了之后，才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地板对身体都没有好处。复合板如果质量不过关，甲醛很可能超标（质量过关不过关谁说的清楚，还不知道那

是个什么样的标准呢，如果那个标准本身就有问题呢？就像网上说的，现在国内很多产品的质量标准跟国际上都有很大距离）。就是原木地板，那些胶水和油漆，也仍免不了污染。以前他认为瓷砖是最安全的，但一次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，说瓷砖里含有氡，释放出来会被肺部吸附，造成严重后果。他屏住呼吸，侧着脑袋往地板上瞄，寻找那根刺的蛛丝马迹。桌脚、椅脚旁边都寻遍了，又把餐桌和椅子都挪动了一下，依然没找到。

他有些慌了。桌上和地上都没有，那就只有一个答案：它躲进了他的衣服里。它为什么要躲进他衣服里去呢？这太令人气愤了。他把外套脱下来，摊开在沙发上，想仔细翻找，但马上又把衣服提了起来。干吗放在沙发上呢？沙发是布面沙发，要是鱼刺从衣服上转移到沙发里，那不更麻烦了？沙发是他们经常坐的。有一次，他和老婆还在上面亲热了一番。若再这样时，鱼刺从里面伸出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好在为了便于清洗，老婆在沙发上铺了几条大毛巾。他是个有洁癖的人，每次在外面坐公交之类回来，都要先换上在家里穿的衣服。来了客人，他要暗暗注意客人的衣服是否很脏，等客人走了，便赶紧打扫卫生，并要老婆把沙发上的大毛巾扔进洗衣机去搅拌，自己则耐心地把桌凳椅子全抹一遍。

他仔细检查了一遍沙发。把大毛巾（其实是浴巾）抚平。没发现鱼刺。鱼刺有闪光，有如匕首。沙发虽是乳白色，但鱼刺掉在上面，还是能看得到的。再说他还不相信它有那么狡猾，难道它比人的智商还高么？难道它不知道，只要他把沙发一拍，那弹性良好的海绵便要把它蹦得晕头转向，乃至无影无踪？且慢，若真的把它弄得无影无踪，那他永远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了，找不到答案，那它就永远寒光闪闪地躲在某处，威胁他们的生活。所以他必须把它找出来，不能马虎了事。他把外套套在椅背上，这样它就撇开两袖，任他搜身。这时他看着自己的衣服很陌生。仿佛它的确是一个包庇凶手的嫌疑犯。他开始给它搜身了。他

认真检查衣服的每一处皱褶。把皱褶拉开，露出里面的隐私（如果它有隐私的话）。可它仍然不肯把东西交出来。他不禁狠狠抽了它几巴掌。如果能刑讯逼供，如果它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个人，说不定他早就这么干了。谁不会刑讯逼供呢。如果它是钉子户，他就要用推土机把它推平。如果它要上访，那就把它抓起来或送回原籍，即使跑掉了，跳了立交桥或卧了轨，那也是它自己的事。如果它是个顽固不化的学生，他就狠狠扇它耳光。要它写检讨书保证书。让它跪石子抽自己的耳光。他以前教过书，而且可能教得还挺好，但后来，教书教得好的都没教书了，改了行。跑到机关里去了。其中就包括他。这跟现在大学生毕业了就一窝蜂去考公务员是一样的道理。

可他凭什么断定，鱼刺就一定在这件衣服上面呢？说不定，它早已跳过外套，躲进里面的衣服里去了。那是一件毛线衣，地形复杂，有足够的空间让它游弋。对于它来说，毛线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，像当年的口号，可以大有作为。他也曾经被那个口号撺掇得跃跃欲试。幸运的是，毛衣是红色的，与鱼刺有色彩对比。就像褒义词和贬义词。这使他充满信心。那时候看过一部电影，敌人在追一个孩子，孩子躲进了芦苇丛，敌人气急败坏，下令放火。芦苇熊熊燃烧起来，眼看要吞没那个孩子，但他忽然急中生智，抽出腰间的柴刀，很快割倒一片芦苇，躲过了大火。他猜想那个导演肯定不知道火到底有多厉害。肯定不知道火中心的温度到底有多高。现在他要像敌人找到那个孩子一样找到那根刺——老天，他这不是敌我不分了吗？不分就不分，鱼刺可是个中性词，不用那么危言耸听。他叫老婆帮忙来找。老婆说，不就是一根鱼刺吗，何必这么大惊小怪。他说，你这个人，就是个马大哈，一根刺，难道你还嫌不够吗？它已经够危险了！这不仅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你，关系到我们整个家庭。它会给我们整个家庭的命运，带来不可知的影响。说着说着，他很激动，几乎要生气了。老婆只好丢下手里正在织的毛线——又是毛线！他大喊一声，说你先把它拿远点。在他看来，现在什么都可能

是那根鱼刺的窝藏者。

老婆忍受了他的神经质。但她也没能找到那根刺。由于着急，她反而显得笨手笨脚。他说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看来关键时刻，还得靠自己。他把毛衣脱了下来。然而刚脱下来，他就后悔了。刚才，鱼刺顶多还是藏在前胸部位，现在，它趁机往下一溜，穿透了屏障，很可能藏到他腰间或者更深一层的地方。他这个人，总之还是太好说话了。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，都有点唯唯诺诺或逆来顺受。不，或许他很早的时候就这样了，只是他没意识到。对自己，他老是抱着无所谓或不作为的态度。习惯于听之任之。父亲又在电话里抱怨母亲只顾打牌，其他什么也不管。母亲倒没有抱怨父亲什么，只说自己头痛犯了，腰痛犯了，脚痛也犯了。按道理，他完全可以对母亲说，老是熬夜打牌，血液不能流畅地循环，不腰痛或脚痛才怪。但他只是好性子地劝慰她，吃好，休息好，有空散散步。有一次，他当面说过她打牌的事，结果父亲和母亲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，没有啊，好久没打牌了。现在，他要是说了，无论父亲还是母亲，都仍然会那么说。在单位上，别人挤兑他，暗中使手脚，他也懒得理。每次走进那栋阴森森的大楼，他总是像个小偷似的一阵小跑。的确，他就是一个小偷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无意义的。那天，主任给他一篇稿子，说是某个退下来的领导写的，要他赶快编好。他照办。虽然那稿子谈不上错字连篇，但语句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。刊物出来后，主任叫他赶快拿几十本给那个领导送去，领导看了杂志，说文章后面的作者介绍，把她的级别写低了半级。她说，怎么搞的嘛。他挠挠头皮，说那怎么办呢，领导说，要不，重印一下吧。他回来如实汇报，主任赶快安排了重印。印好后，那个领导到北京去了，她在北京也是有房子的。主任叫他找那个领导在北京的地址。电话是秘书接的，秘书说，你是谁，找领导干什么？他结结巴巴解释了一通，好像在说明自己不是坏人。秘书说，那好，你就寄这个地址吧。他搂了一大堆杂志去邮局。主任说，一定要寄快件啊。他说，按印刷品挂号寄也不

会丢的，何必寄快件。主任说，这样就显得我们对这件事很重视嘛。他刚从邮局回来，主任又说，你还要跑一趟。原来，领导的秘书打电话来，说领导刚才传真了一个要寄刊物的名单。望早点寄。那边说。他一看名单，有十几个人，都是该领导以前的老部下或朋友。他只好又跑邮局。挂号，挂号。每天，除了和同事们一起消耗大量的办公资源，重复一些毫无必要的劳动，他想不出，他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。像他们这样的单位，消失了，才是社会的进步。看着单位上的同事明争暗斗，他感到好笑。就像在一艘快要沉掉的木船上，船上的人还在打情骂俏或争风吃醋。他冷眼旁观，不想去掺和。可那一次，他跟另一个部门的同事一起出差，对方的话让他大吃一惊。同事说，你其实是个很怯懦的人。而他，居然还以为自己是一块硬骨头并为此沾沾自喜呢。仔细一想，可不是么？虽然他不掺和，可不也一直在配合着么？按时上下班。工作一丝不苟（虽然有人在背后捣鬼，挑他的种种毛病）。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，也要想妥当。还有烧开水，拖地板，跑邮局。加班也毫无怨言。开会鼓掌。投票按领导的暗示画圈或打勾。他也想过不举手或不投票，但那样，岂不显得他认为这是一件庄重认真的事情？他必须也鼓掌或投票（当然还要投同意票）才显出自己的满不在乎。鼓掌也鼓得没头没脑，热烈无比。他真的是完全配合了。大概正是因为许多人都像他这样完全配合，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才得以继续发生。而且从表面上看起来，他们是那么的支持。那么的没有异议，仰脸若渴。

是啊，不能让一些人得逞得那么容易，那么舒舒服服。要给他们一点难度。给他们一点阻力。要成为他们的刺。什么？难道他要做一根刺？不，或许，在有些人眼里，他早已是刺了。一根刺，在鱼的身体之内，人家不觉得是刺，而一旦脱离了鱼体，就成了刺。谁喜欢刺呢，就是他，不也容不下哪怕是一根小小的、绵软的鱼刺么？难道他现在，是要把自己给找出来？是要把自己给剔除掉？这简直是二律悖反啊。

可是，他成不了鱼刺。他的确是个懦弱的人。他缺乏拒绝的力量

(那得要多大的勇气)。比如,对于那些他很讨厌的人,他无数次地设想跟他们狭路相逢时昂首而过,好打击他们的气焰,可实际上,他还是笑容满面地跟他们打招呼。甚至还微微颌首哈腰。过后又对自己生闷气。他唯一可做的,就是把自己紧缩。不跟他们一起开那些无聊的玩笑。不跟他们下馆子觥筹交错。不跟他们沆瀣一气。可这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害呢?一点损害也没有,说不定,正中他们下怀。

他干脆把衣服全脱了,开了热水,准备去洗个澡。他脱得一丝不挂,站在水莲蓬下。要是永远这样站着就好了。什么也不用管什么也不用担心了。人一脱了衣服,就是世外桃源。

他洗了老半天,老婆都在外面叫他的名字了。老婆的声音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。有几次,老婆想跟他一起洗澡浪漫浪漫,他都拒绝了。如果洗澡时中毒怎么办呢?孩子们都在外地,那可没谁来救他们了。他们洗澡是一个个地洗。如果老婆洗了很长时间还没出来,他也会在外面叫她。哪怕,有一会儿没听到水响,他也会忽然推门进去看看。那样子,有点如临大敌。

他换上老婆递进来的干净衣服。把脱下的衣服都泡进塑料盆里,洒上洗衣粉。现在,那根刺无处可逃了吧。老婆要给他洗,他不肯。老婆说,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他不做声。他要亲自把那根可恶的鱼刺清理掉。他哪是不会洗衣服呢。以前在学校后来在单身宿舍不都是自己洗衣服?而且他还洗得挺有章法。塑料盆挺大,他都可以坐在里面泡澡。他放满水,再小心地把衣服一件件漂净。他用了差不多一吨水,才歇手。他把卫生间的门关上,免得老婆心疼。平时,漂衣服的水,老婆都留在那里冲厕所。把衣服拧干,拿到阳台上用力抖。抖了好几下,才把它们晾起来。

出门上班前,他叮嘱老婆,不要收他的衣服。

然而等他回来,却发现老婆忘记了他的话,把他的衣服也收了。不但收了,还叠好放进了柜子里。他很生气,说你怎么回事,我的话你总